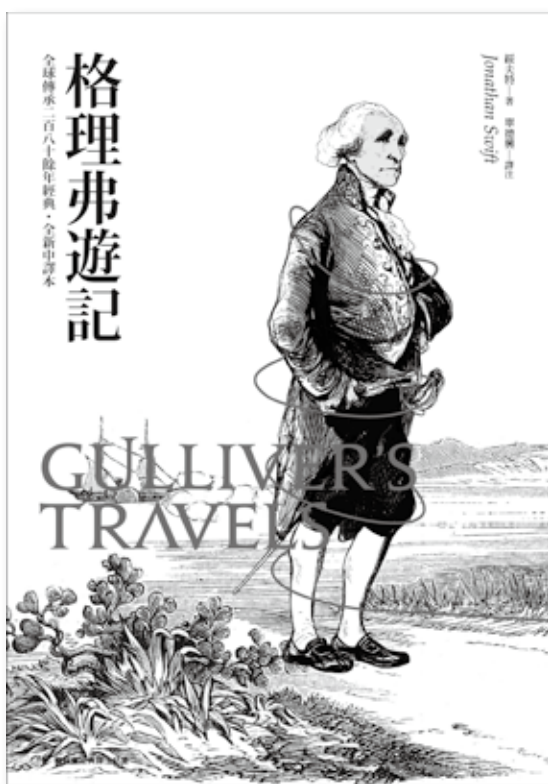




重新整裝，再度出發——

《格理弗遊記》普及版的緣起、過程與目標

單德興*



二〇一三年四月出版的《格理弗遊記》普及版封面

《格理弗遊記》(*Gulliver's Travels*) 學術譯注版經過六年的努力，於二〇〇四年十月出版，當時筆者就想到這部文學經典頗有普及的必要，於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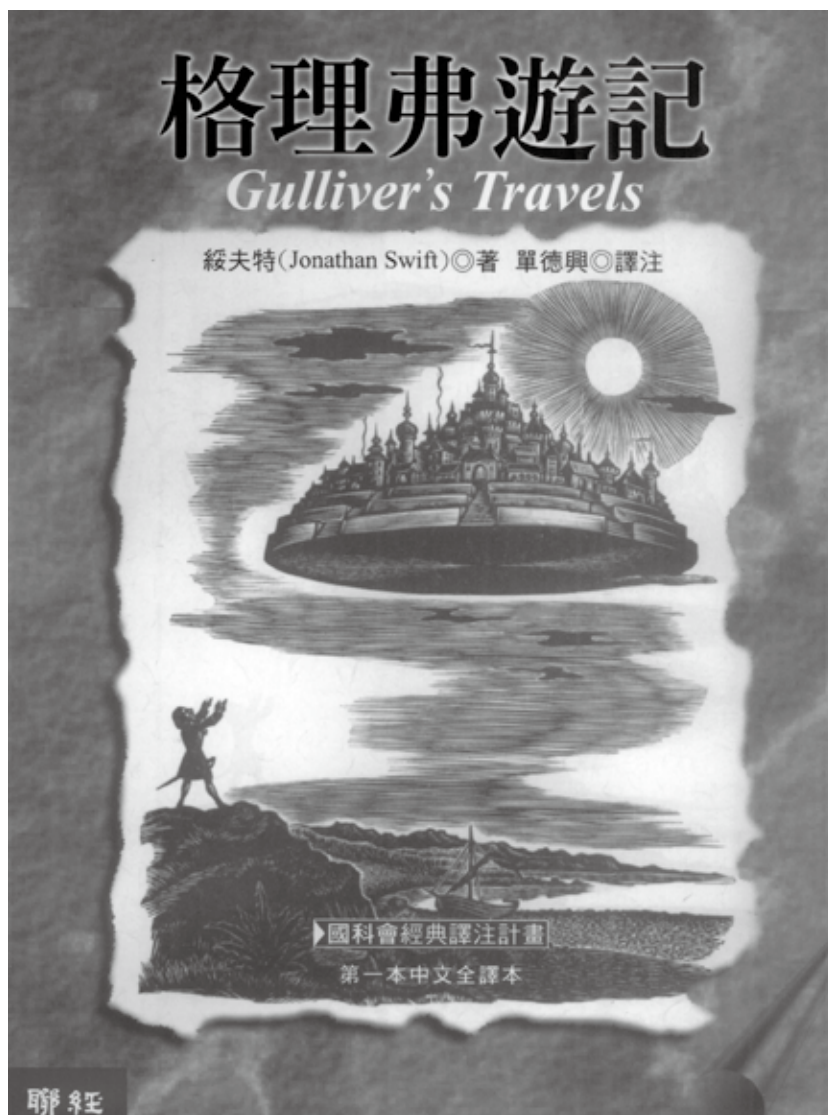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草擬了「《格理弗遊記》普及版之構想」，希望這個花費多年心血完成的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的成果，除了符合學術翻譯的標準與訴求之外，也能分享社會大眾、年輕學子，甚至學齡兒童，樂觀地說，希望能涵蓋九歲到九十九歲的讀者群。就熟悉此書在全世界的流傳史的人看來，這個目標當不至於是痴心妄想。

《格理弗遊記》出版於一七二六年，由於出奇的想像與絕妙的諷刺，自問世以來就普受歡迎。在兩百八十多年的流傳史中，作者綏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同時代的英國讀者著眼於其中的政治與社會諷刺，尤其是享受「對號入座」的樂趣，一般讀者則欣賞書中對於人性的剖析與嘲諷。除了諷刺文學之外，此書流傳史中的另一大傳統就是兒童文學。不論是在英文世界或非英文世界，《格理弗遊記》及其簡化版——《小人國遊記》或《大小人國遊記》——都是家喻戶曉的兒童讀物，不同的插圖版、漫畫版、動畫版、電影版或戲劇、有聲書更助長了這種趨勢。筆者這些年來在不同場合發表相關演講，往往會在開場時進行簡單的民意調查，毫無例外地，現場聽眾不分年齡都讀過不同版本的《格理弗遊記》，然而細問之下就會發現，聽眾中知道原書總共四部的人並不多，讀過完整四部的人更少，甚至連英文系本科生都未必讀過全書。

因此，《格理弗遊記》的境遇或接受史（reception history）就形成了一個弔詭的「經典」現象。這種現象不像美國幽默大師馬克吐溫（Mark Twain, 1835-1910）的戲謔說法：「經典——就是每個人都希望讀過，卻沒有人想讀的東西」（“A classic—something that everybody wants to have read and nobody wants to read.”），或者「眾人稱讚卻不閱讀的書」（“a book which people praise and don't read.”）。相反地，此書的遭遇反倒讓筆者深切體會到：「經典就是人人自認知道、耳熟能詳，卻未必真正認識、遑論深入了解的書。」這種多少有別於馬克吐溫式「以耳代目」的弔詭現象，其實來自於另一個弔詭：經典的高知名度及多重呈現方式，反而讓人淺嘗即止、以少為足、誤偏為全，以致影響了較深入、周延、全面的了解。

再就國科會經典譯注系列而言，由於文本的特性，文學經典一般說來比其他經典較易普及，更何況筆者在翻譯《格理弗遊記》時便曾考量此書的兒童文學的傳統，譯稿除了請大學教授及翻譯研究所的研究生過目、比對原文並提供修訂意見之外，也特別要當時就讀國中與國小的小兒與兩位外甥閱讀，



二〇〇四年十月出版的《格理弗遊記》學術譯注版封面

經過他們的「鑑定」，證明譯文符合國中、小學生的閱讀門檻，不致造成障礙，這點在今年一月國家圖書館的演講中再度獲得一位國小學童與她母親的印證。

其實，學術譯注版的《格理弗遊記》問世至今，九年間筆者個人買了不少送人，但在送給朋友或同事家的學齡兒童時，都會特別交代他們先跳過書

前的長篇緒論（逾一百四十頁），至於正文底下的譯注（逾九萬字），如果覺得有幫助，可以增加閱讀的樂趣，不妨就看看，如果會妨礙閱讀，就只看故事本身，深恐學術性的長序及仔細的譯注會破壞他們的興致，甚至造成錯誤印象，令人裹足不前，那可就大大違背了翻譯文學經典的初衷。

雖然筆者在《格理弗遊記》學術譯注版問世時就有發行普及版的強烈主觀意願，並且打鐵趁熱，將學術譯注版正文之外的附文本（paratexts）大幅刪節，完成了普及版的底本，然而當時的客觀條件並未成熟，只得擱在一旁。儘管如此，筆者一直將此事放在心上，多次在不同場合向國科會及聯經出版公司的負責人提起，也頗獲認同，然而因為涉及一些相關考量與規定，需要逐步釐清與克服。所幸這些年來由於各方的努力，尤其是國科會人文處研究員魏念怡女士秉持著推廣學術的熱忱多方協助，客觀條件逐漸成熟，終於促成了普及版的四方合約，也就是國科會、聯經出版公司、譯者及譯者所屬單位之間的合約。在兼顧學術推廣與市場考量之下，《格理弗遊記》有幸成為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普及版系列的第一本。

當初在構思普及版時，筆者就已考慮到市場區隔的問題，不僅要有別於學術譯注版，也要有別於現有的正體字與簡體字譯本，甚至設想將來出版簡體字版的可能性，因為此書與狄福（Daniel Defoe, 1660-1731）的《魯濱遜冒險記》（*The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都名列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中學語文教學大綱」及「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的指定書目，成為學生必讀的課外世界文學名著。

四方合約簽訂後，多年願望終於可望達成，於是筆者重拾昔日構想，積極進行普及版的作業。為了避免個人主觀意識過於強烈，特將初步刪訂的底本交給助理黃碧儀小姐，請她以一般讀者及身為人母的雙重角度仔細閱讀，判斷底本中有哪些地方需要刪節或增添，既要避免冗長雜沓，也要避免簡略不足。之後，筆者再次校閱全書，斟酌損益，發覺原先刪節的一些譯注在黃小姐看來需要補回，於是通盤考量，確定全稿。筆者也擬就普及版編輯注意事項，並刪減原先七萬餘字的緒論，增補近年的研究發現，初步撰成一萬餘字的新序。全部書稿與光碟（含追蹤修訂的所有檔案及圖檔）於去（二〇一二）年春天寄交出版社。在此同時，並請先前為學術譯注版撰序的齊邦媛教授將原序略加修訂，作為普及版之序，於五月下旬送出。由於出版社內部人事更迭，原先負責的編輯退休，全稿經胡金倫副總編輯之手，再交給新任



的梅心怡編輯。爲了慎重起見，胡、梅二人於十一月下旬專程前來中研院，筆者將多年蒐集的中國大陸簡體字譯本中挑選出較具代表性的四、五種提供參考。雙方會商大致的時程及進行與編輯的方式，以期達到經典普及與市場區隔的目標。爾後就據此作業，隨時進行必要的調整。

爲了將研究成果與華文世界的廣大讀者分享，使之更平易近人，達到文學經典普及化與大眾化的目標，普及版做了許多的更動，篇幅較學術譯注版精減了約三百頁：

- 刪除筆者的〈前言〉；
- 大幅濃縮、改寫〈緒論〉，由七萬餘字（含兩百零二個腳注）先刪節爲一萬餘字，再精簡爲五千餘字（沒有任何注釋）；
- 年表只保留與作者綏夫特相關者，刪除其他國內、外大事及文藝創作、科學發現等；
- 略修〈有關中文譯注本的幾點說明〉；
- 刪除〈參考書目〉；
- 大幅刪減譯注，比例由譯文的五分之三，降爲僅約十分之一；
- 除了齊邦媛教授的序言與筆者的新序之外，其他附文本全部移至書後。

至於保留的部分主要爲了忠實負責、凸顯特色與市場區隔：

- 保留原作插圖；
- 注釋雖經大幅刪減，但依然註明引用他人之出處，以示不掠人之美；
- 此譯本根據的是作者親自修訂的一七三五年版，但也以注釋的方式保留了一七二六年初版的異文（該版本爲了避免因文賈禍，曾有若干增刪，令作者深爲不滿），以呈現先後兩個版本的歧異，爲其他中譯本所無；
- 保留〈人物與地名表〉，以便讀者了解全書架構與人物；
- 保留原先筆者仿照中國古典小說評點的「回後批」，而於每章與每部之末的「附誌」所加的評析，以協助讀者欣賞原作。

除了大幅精簡之外，普及版也有所補充與修訂。新序中補充了學術譯注版問世之後的研究發現。如哈佛大學韓南（Patrick Hanan）教授考證出此書第

一個中譯 / 改寫本——一八七二年於上海《申報》連載四日的《談瀛小錄》——可能來自該報編輯蔣其章之手。林以衡博士在閱讀筆者以「雙重脈絡化」(dual contextualization) 的方式完成的學術譯注版後，引發他的強烈興趣，進而查閱日治時期的報章雜誌，對於該書的早期臺灣漢文譯本進行考證，並發表研究成果。

在兩次校對《格理弗遊記》普及版的過程中，都由黃小姐與筆者先後逐字逐句細校。筆者凡是遇到稍微不順或有疑之處，就比對兩個英文版本，查閱英英、英漢字典，前前後後修改了兩百零四處的譯文，務期精益求精。這些修訂除了用字的統一與極少數的錯別字之外，又分為兩種：一種是使譯文更為流暢，符合中文的表達方式；另一種是使譯文更為精確，切合原意。前者主要是為讀者著想，如將第一部《小人國遊記》中「命令所有的子民從小端敲蛋」改為「命令所有的子民從小的一端敲蛋」。後者主要是對作者負責，如將文中小人國國王前來查看時，「四下打量」格理弗，改為「渾身上下打量」。這次經驗讓筆者再度深切體認：完美的翻譯是不存在的，因為譯文總是存在著改進的空間；負責任的譯者只能期盼自己在能力、時間、精神、體力、耐心允許的範圍內不斷精進，卻又心知肚明譯文只能相對地改進，絕無止於至善的一天。

為了使此譯本更能普及，聯經出版公司內部人員數度討論，甚至林載爵發行人兼總編輯也親身參與，足證對於此書的重視。出版公司建議將兩篇序言之外的附文本放在正文之後，並另行設計封面、封底與文案，將全書控制在四百頁之內，以符合一般規格與讀者習慣，利於行銷。編輯梅小姐費心找到數張沒有版權之虞的精美插圖，但在與譯者討論後，決定割愛，僅維持原作的插圖，不作任何增添，好讓讀者親眼目睹兩百八十多年前原汁原味的視覺效果。

《格理弗遊記》學術譯注版於二〇〇四年出版之後，在許多國內、外學者專家看來，不僅是本書翻譯史上難得一見的「厚實翻譯」(thick translation)，更是自一八七二年進入中文世界之後中譯史上的里程碑，提供了學者與學生多方面的參考，甚至有遠赴北美的博士生告知，此書對其研究與教學方面的助益，超過他所寓目的具有代表性的英文注解本。齊邦媛教授與王安琪教授多年來在許多場合推薦此書，熱忱可感。筆者也利用各種機會介紹此書，期盼更多人能分享這部無遠弗屆、歷久不衰的世界文學經典，一窺全貌。



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自一九九八年推動至今十五年，總共出版了五十幾部不同學門的經典譯注，其中外文學門有三十幾部，佔了五分之三，為其大宗，原因固然在於學科的特性，而文本的特性也使得文學經典更便於普及大眾。因此筆者很榮幸自己辛勤譯注的《格理弗遊記》成為經典譯注計畫普及版的第一本，並且希望國科會這個諸多學者／譯者心血灌溉的系列，能以更多元的方式呈現（包括雙語對照），讓經典譯注計畫的成果得以分享華文世界更多的讀者。

總之，《格理弗遊記》普及版秉持著學術分享、精益求精與平易近人的原則，在各方通力合作之下，在學術譯注版問世九年之後終能出版，務求吸引更多讀者進入文學經典的殿堂。本書在精節的同時也有所補充與修訂，以期提供華文世界讀者必要的資訊與晚近的研究發現。如果讀者在讀完普及版之後意猶未盡，歡迎進一步閱讀學術譯注版，深入了解全貌。因此，重新整裝、再度出發的普及版既可獨立閱讀，也可發揮接引的作用，而最大目標就是引領讀者進入文學經典的寶山，共享人類文化的瑰寶。

2013年5月1日
臺北南港